

铁 托 传

〔南〕弗拉吉米尔·杰吉耶尔著

铁 托 传

〔南〕弗拉吉米尔·杰吉耶尔著

叶周、敏仪、李潞、蔡声宁、周立方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者说明

本书作者弗拉吉米尔·杰吉耶尔为前南共中央委员、铁托的秘书，与铁托共事十四年，被称为“铁托的密友”。一九四七年以后，历任南共中央新闻部长、南政府情报部长和《战斗报》社长等职。一九五四年因支持德热拉斯被开除出党，撤销职务，并判处终身劳役。

本书是根据美国西门和舒斯特公司出版的英文本翻译的，初版于一九六三年，分上下两册。据该书英文本所载铁托给作者的一封信中说：他本人阅读了这部书的手稿，认为“事实准确，阐述鲜明”。

现利用原纸型重印，合订成一册，原来分为上下册的页码未作改动。

上 册

目 录

上 册

序 言	“涉及了严重的事情……”	1
第一章	1900 年 “我的童年是艰苦的……”	10
第二章	1912 年 “我学会了许多复杂的职业……发表了反战的言论。”	26
第三章	1923 年 “我被选为党的区委员会委员……”	46
第四章	1925 年 “我决定进行绝食斗争……”	59
第五章	1928 年 “我认为我只对我的共产党负责……”	73
第六章	1934 年 “我不能再用我的真名字了……”	91
第七章	1936 年 “对我在莫斯科所见的一切，我从内心感到厌恶……我认为这是一个暂时的内部问题。”	104
第八章	1939 年 “由于我们的政治影响增长，我们的地下工作变得容易起来……”	124
第九章	1941 年 “不要沮丧，团结起来……”	138
第十章	1941 年 “对苏联的进攻只是加速了我们斗争的开始……”	154
第十一章	1942 年 “你们如果不能帮助我们，就不要妨碍我们……”	176
第十二章	1942 年 “我们在没有任何外来的物质援助的情况下战斗了二十个月……”	189

下 册

第十三章	1943 年	“苏联人民和他们的军队承认我 们的斗争——这是对我们最宝 贵的承认……”	1
第十四章	1944 年	“我平生第一次看到斯大林……”	15
第十五章	1945 年	“对我们来说，现在最危险的事 是半途而废……”	40
第十六章	1946 年	“冲突的原因……是苏联对南斯 拉夫咄咄逼人的趋势……”	52
第十七章	1946 年	“他们企图在经济上剥削我们……”	67
第十八章	1947 年	“我们伸出了友谊的手……”	87
第十九章	1948 年	“但是现在……俄国人正在阻碍 我们……”	104
第二十章	1948 年	“我感到好像中了雷击……”	121
第二十一章	1948 年	“只要我们不丧失勇气，我们必 定会赢得胜利……”	143
第二十二章	1948 年	“我们对斯大林开始丧失了信 心，但没有对社会主义丧失信 心……”	167
第二十三章	1949 年	“我们的革命不伤害它的孩子 们……”	192
第二十四章	1952 年	“我本是一个无知的青年，党吸 收了我，教育我，使我成人……”	200
第二十五章	1952 年	“我们面前仍有许多工作……”	217

序 言

“涉及了严重的事情……”

我的书是写铁托和南斯拉夫的。我尽可能用铁托自己的话来叙说，因为他常常对我谈起他在故乡的村子里渡过的青年时代，谈起他流动于欧洲各个工场之间多年的工匠生活，谈起他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保卫工人的权利而进行的斗争，谈起绝食斗争，谈起他在不同的监狱中渡过的许多年。我又引用他的朋友和同他有往来的人们的话和引用文件来弥补不足。当然，我也把自己对事件的回忆写进去，因为我曾经是，现在仍然是铁托所领导的运动的成员。

我个人认识他已有十四年了。这些年代包括了他的一生和事业最关重要的几个时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几年；在卡拉盖奥吉耶维奇王朝的恐怖时期；当他为了迎接即将来临的决定性事件作准备而改组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时候；在这种紧张的日子里，我了解他，因为他为了躲避警察的迫害常常在我家里住几天。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他开始发动反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解放战争的岁月里我都是和他在一起的。

在那次战争中最危急的日子里，即一九四三年德国最高指挥部决定不惜一切代价要消灭我们的时候，我是同他在一起的。一项规模庞大的计划已制订好了，在五月中六个德国师、五个意大利师和一个保加利亚团包围了我们的主力。在我们方面，我们有三个

师，包括处于門的内哥罗和波斯尼亚边区的最高指挥部。那里是多山地区，被深深的山谷分割开。

战斗是剧烈的。德国人已占领了阵地，而我们要打出来，受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损失。铁托选择了从北面突围。我们的突击队冲破第一线，接着，敌人向受到威胁的地段增援。在我们这方面要取得成功，必须要在山区行动更加迅速。为此，铁托下令把所有的重武器都埋藏起来。饥饿是可怕的。我们吃掉了我们的马。突围的关键日子日益逼近了。

在一九四三年六月八日的傍晚，最高指挥部设立在米林克拉达山上，只带着一个二百人的警卫营。德国人的阵地只相隔两英里半。当我们接近他们的时候，德国人的山炮开火了。一发炮弹击中了我们队伍，打死了一个同志。夜降临了。我们在一座林子里移动。因为德国人离我们很近，我们不敢点灯。已开始下雨。我跟着莫萨·皮雅杰，他是一个老共产党员，在监狱中关了十四年，刚在战争爆发前被放出来。天色变成漆黑一团。有一次我们和队伍失却了联系。我们在树林里徘徊。我们不敢叫喊。德国人就近在眼前。我们躺在地上，试图寻找出马蹄在潮湿的草地和泥濘中留下的蹄痕，希望由此能找到我们的同志们。

那天晚上，最高指挥部的队伍分散了。铁托带了一个班到达了米林克拉达山的山顶。在清晨，德国人开始轰击我们的阵地。斯图卡式、亨格尔式甚至费斯莱·斯托区式侦察机也向山上俯冲。这座山约一又四分之一英里长，五百码宽。

德国飞机来到的时候，我同莫萨·皮雅杰一起在山脚下。他们向移动的目标投下十公斤、二十公斤重的小型炸弹。一批又一批的飞机不断飞来，而德国的步兵正在向我们的阵地靠近。我们正等着铁托下山来。但是，他没有来。我还在等着我的妻子奥尔加。她参加了游击队，是一个医生，带领着第二师的医疗队。她和她的

单位也在山顶上和铁托在一起。

約在中午的时候，一个通訊員給我們送来了一封信。

“铁托受伤了……德国人在前进。立即派警卫营前来。”

我們从山谷里向山上走去。突然，一个头发蓬松、滿臉通紅的姑娘从树林里喊道：

“弗拉多同志，奥尔加正在叫你把她带出来。她受了重伤。”

她是奥尔加单位里的一个护士，叫露斯加。她三言两語把事情的經過告訴了我。一顆炸彈击中她們，奥尔加的肩炸开了。

我赶忙上山。伤员們正在成群地沿着山坡走下来。轰炸机重新又出現了。斯图卡式飞机几乎擦着高大的櫟树頂俯冲下来，投着重磅炸彈。露斯加、一名波斯尼亚战士和我在第一顆炸彈爆炸时就臥倒了。炸药的恶味使我們感到窒息，白天变成了黑夜。当濃烟略散了一点的时候，我看到那个有着黑色的大眼睛的波斯尼亚青年躺在我的身旁。他的两只腿都被炸断了，血正在涌出来，带着从树枝上被炸下来的綠色的櫟树叶一起流走。我們对他无能为力。他快要死了。他向我打着招呼，輕輕地說着：“斯大林万岁！”

我又往山上走去。在山上二十碼的地方，奥尔加坐在一棵橡树底下。她的肩上纏滿了綑帶，血透过綑帶流出来。她用她的深黑色眼睛望着我，想要对我笑一下。

“不要怕，不过伤是重的。”

一个通訊員走来说，德国人的一切进攻都已被击退；铁托正在下山。我在山谷里找到了他。他的臂上纏着綑帶。当我正在用匙喂奥尔加喝湯时，他走到奥尔加和我的身旁，問道：

“奥尔加，你怎么样？你受了重伤嗎？”

天漸漸地黑下来了。我們的队伍重新列队前进。奥尔加騎在馬上，我扶着她坐稳。手榴彈在爆炸着。在愈来愈深的黑夜里，德国机枪在响着。敌人在战綫上投入了增援部队。战斗不断地进

行了九昼夜。敌人的营和我们的一些部队混在一起了，使得德国人有时也向着自己人开火。我们终于突围了，但是我们军队的精华在战场上遭到了损失。伤员多得数不清，没有时间进行手术。铁托也只缠了一次绷带。一天晚上，我发现他在口述一封向莫斯科报告这次战斗经过的无线电报，他发着烧，躺在一棵树旁。不停的战斗使我妻子的手术也不能进行。她忍受了九天，有时骑着马，有时步行，天还下着大雨。在第九天伤口出现了坏疽症。不得不在一间小屋替她进行紧急手术。她的一只手臂被锯掉了。在手术过程中，德国的子弹不时射中木屋的板壁。

她在恢复了知觉后说：

“不要担心。我不能再担任外科医生了，可是我还可以做儿科大夫。”

四个同志用担架把她抬到师部。我刚走进师部不久，机关枪和迫击炮又开了火。我赶忙跑近奥尔加躺着的地方，突然，我感到一下可怕的打击。我被抛到空中，然后又跌到一条小溪中。我沿着山谷往下滚，后来却怎么样也找不到我妻子的下落。那四位同志抬着她走进一所磨房，她就在那里躺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我们又遇见了。我头上的伤口正在出血，我还在发烧。我们正在爬罗马尼亚山。奥尔加的一位朋友是大夫，要替她打一针止痛剂。

“斯大诺热卡，不要浪费掉这种珍贵的药，”奥尔加说，“留着救别的同志用吧！”

他们把担架放下来休息一下。奥尔加对我说：

“好好照顾米丽卡。照料她好好地长大起来，让她成为一个军医……”

几分钟后，她吸了最后的一口气。天很黑，风飕飕地吹过那些高大的杉树。我们没有铁铲，用刀子和光手替奥尔加挖了个坟，德

國人已進入山下的村子，否則我們可以从那里借到鐵鏟的。

游擊戰士拉查是一名礦工，用手挖着坟土。

他說：“弗拉多，我們已挖到岩石了。”

我們把我的妻子放在那淺淺的墓穴里，用草皮把她蓋起來，然後再用石塊做了一個坟丘。我們脫下了帽子，放了四槍向死者致敬。游擊戰士拉查喊道：“她將永遠活在我們的記憶中。”

然後，我們就出發穿過黑暗的森林，去追趕部隊。

這是一九四三年六月的事。我暫時停止回憶，让它跳過四年半的時間，跳過這場戰爭的最後年月，跳過勝利帶來的凱旋和忧虑，跳過為南斯拉夫取得獨立的權利、按它自己的願望發展的權利而進行鬥爭的初期階段。現在我來追述一九四八年二月中旬一個重要的日子。

已經決定我要到加爾各答去，作為南斯拉夫共產黨的代表去參加印度共產黨第二屆代表大會。離開動身還有兩天，我正在為這次長途旅行進行準備的時候，我的電話響了，鐵托的秘書問我當天晚上是否有空，鐵托想同我談談關於這次旅行的事。

我慢慢地走向魯蒙斯卡大街十五號。大門的警衛放我通行，我踏着這條通向鐵托別墅的彎彎曲曲的熟悉的小路。這條路約長三十多碼，通過一座大花園，兩旁種着些低矮但很粗壯的樹，樹枝互相交叉而形成一座華蓋。對我來說，每次穿過這條後面有爬滿了藤蔓的牆的小路，是一件愉快的事。

我進去的時候，鐵托正在書桌上工作；他正在閱讀一份報告，他抬起頭，向我做了個手勢，要我走到書房的另外一邊。他看來有點疲倦。這使我感到驚訝，因為他一般很少露出疲倦的神情。

鐵托點着了一根香煙，并按他的習慣把煙塞到一支像煙斗似的鑲銀的煙嘴里。他吸着煙，交叉着兩條腿。這時我期待着我們會開始談起我的旅行了。他看來好像要同人談一件複雜的事情，

而希望听到他的反应。我很熟悉他的这种姿态。

这一切都发生在短短的几分钟内。尽管在那个时候我認識铁托已有整整十年，而且經常和他有接触，我仍然猜不到他要对我說些什么。我本来以为他要同我談关于这次旅行的事，他的話題同我的期望完全无关，使我大吃了一惊。他說：“你知道在羅馬尼亞发生的事情了嗎？他們下令把我的像片全都拿走！你从外国通訊社的报道中一定知道了这件事，是嗎？”

他严肃的語調使我吃惊。我看到这些报道，可是我认为这些都是无稽之談。

我每次同铁托談話都感到尷尬，因为我很少能用自己經過思考的答案来回答他的問題，而仅仅把随口而出的話說出来。所以从我的嘴里說出了这些話：“这是怎么一回事？难道这不是通常的造謠嗎？”

他突然显出煩惱之感。只是在这个时候我才仔細地看了他一眼，看出了他的臉色已經变了。他的臉色显得阴沉，深深地充滿了忧虑。他的浮肿的眼皮說明他沒有睡觉。

我立即清楚了，我走进书房时得到的第一个印象並沒有錯。铁托是疲倦了，非常的疲倦了。我馬上懂得，严重的事情发生了，有困难的事情在內心困扰着他，使他在臉上流露出这种可以看出的痕迹。

铁托心神不安地又交叉着他的腿，吸了一大口烟。他好像沒有听見我提出的混乱的問題，接着說下去：“你是个幸运的人。你一点都还不知道呢。战争的日子，第五次进攻的时候，我們四面八方被德国人包圍起来的日子是美好的日子。当时我們知道，我們只有依靠自己来保卫自己，而我們也尽力打出来了。可是，現在……当一切条件都对我們有利的时候，俄国人却在拖我們的后腿。”

我啞口無言。思想像閃電一般在腦海中閃來閃去，沖擊着，幾乎使我在肉體上也感到痛苦。我想起了几天前同新來的蘇聯對外文化聯絡委員會駐貝爾格萊德的代表加里寧的一次談話。他告訴我南斯拉夫並不愛蘇聯，很少人讀俄文，學校里教英、法文的課程比俄文多，在保加利亞的情況則完全不同，那里的保蘇友協幾乎有一百萬會員。我沒有認真地對待加里寧的話。因為我沒有想到這個小小的蘇聯職員也會教訓起南斯拉夫來。我笑着對他說：“保加利亞的情況是很容易理解的。在決定生死存亡的戰爭中他們沒有表現出喜歡蘇聯，現在他們想彌補一下。”

可是，從鐵托對我說的話看來，這個剛從莫斯科來的賣力的職員竟是按照他的上司的指示在說話呢。我記得他吹噓說，他是日丹諾夫親自把他派到南斯拉夫來的。我把所有這一切同鐵托這時對我講的話聯繫起來，就想到這不是偶然的。這意味着同蘇聯發生沖突，同斯大林發生沖突。不過，這肯定是不可能的！一定有了誤會。在這個國家里有誰不愛蘇聯呢？怎么可能我們會同斯大林吵架呢？這正如同有人說我們自己吵架一樣。所有這些想法都在我腦中轉着。

鐵托注意到他的話在我身上所產生的影響。我逐漸理解了他臉上的皺紋和他的倦色所具有的重大的含義。正在等待着作出重大的決定，恐怕是對我們今后的歷史命運最關緊要的決定。這不僅是涉及個別人的事情，而是涉及南斯拉夫的將來，涉及它的全體人民。這個國家一旦同蘇聯破裂，會產生什麼後果呢？我們的全部外交政策，一切的一切都是同蘇聯有聯繫的。我們所有的經濟計劃，我們所有的資本貨物協議都是同蘇聯簽訂的。如果我們同他們分裂了，我們會怎麼樣呢？鐵托的聲音打斷了我的思路。

“我們等着看下一步將會發生什麼事，”他說道。“卡德爾，德熱拉斯和巴卡里奇都在莫斯科。”

“难道他們不是去討論軍事援助和我們工业所需要的装备嗎？”

“不，不仅如此。涉及到严重得多的事情。我們盼望他們很快就可以回来了。”

这就是全部經過情况。接着我們討論了关于印度的問題，然后我就离开了。

現在我才知道，那一天铁托正在作决定。在他面前摆着两条路，他只能選擇其中的一条。他曾經同斯大林在一起作战，向斯大林要求支援，苏联曾經是他的灯塔。他臉上的皺紋說明他內心的痛苦。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到印度去，从印度回来，我也遇到了同样的抉擇。不久，每一个南斯拉夫人都遇到了這個問題。这是要作出的最重大的决定。这个决定作出了。这不仅意味着南斯拉夫保持独立的权利，这也意味着，所有的人民都有权利選擇自己的道路走向进步。这使得斯大林勃然大怒。他心中的憤怒，他对南斯拉夫的憎恨是昭然若揭的。铁托是斯大林的良心，是斯大林已經失去了的良心。

在这个重大的斗争过程中，南斯拉夫成了世界注意的中心。人們不断地写出关于南斯拉夫和铁托的书，有些是真实的，有些是虛构的，有些是好意的，有些是不带好意的。

我认为，一个南斯拉夫人从南斯拉夫人的观点来向全世界輿論介紹铁托是唯一正确的事。我并不认为这是一本铁托的傳記定本，而仅仅作为他的傳記的一种貢獻。五十年或一百年后，一切事情都会以原来的面目出現，卑鄙的事情也会显出原形，历史不是依据人們的願望而是依据事物的真相作出裁判。那时，下一代的人来写关于我們的时代，以及介紹在我們的时代里生活的人們的时候，我希望他能从这本书里找到关于南斯拉夫和它的人民，更重要的

是关于铁托的某些有价值的材料。

我的願望是要按照铁托的本来面目来介紹他。写出他同普通人一样有人类的欲望和情感。作为一个具有在某些方面特殊发展的性格的普通人来介紹他。他通过他的这种特殊性格正在起着他今天所起的作用。

有些人会說，我这本傳記帶有偏見，是感情用事的，是帶有憎恨和喜爱的。我并不否认这一点。我爱我的国家，我爱铁托。我提出了我們的观点。我按照我們的观点来記載事物。我相信，让人们有机会听到和知道小小的南斯拉夫的人民的看法是正确的。恐怕再也没有任何别的同南斯拉夫同样大小的国家受到过这样巨大的压力。

第一章

一九〇〇年

“我的童年是艰苦的……”

一九四二年的夏天，游击队在多岩石的門的内哥罗群山里苦战两个月之后，开始了通过意大利人和德国人占领的地区向西部波斯尼亚作长达一百八十五英里的远征。

我們在黄昏时到达采倫科拉山脚下。大地的景色突然改观。光秃秃的岩山不見了，我們走过的是一片片的水仙丛和栲树林。游击战士很少有机会去观赏他所走过的乡間的自然景色。可是，这里的改变是如此地突然，景色是如此地吸引人，我們也开始談論起新的自然环境来。铁托騎的馬疲乏地慢步走着。铁托說道：

“这一片植物意味着生命。我們所走过的岩石地帶給我們留下了死亡的印象。这里使我想起了我的故乡扎果烈。”

我們在一片开闊的空地上停下来，搭帳篷，用栲树枝生起篝火。栲树是游击队员最宝贵的燃料，因为它能发出最强烈的火力。每人在晚饭时分分到一磅肉。我們把它切成小块，加上盐和附近长出来的大蒜，然后把肉串成一串在火上烤来吃。接着大家就唱起歌来。

我們听到远远地傳來好像微風吹树枝般地微弱的机关枪响声。我們把馬拴在离火不远的地方，它們吃着草，不时不安地嘶叫

着，豎起耳朵，好像害怕有狼似的。有人把一根粗壯的樹干投入火中，火光照亮了鐵托的臉。他的五官是周正的，他有着高高的額頭，微翹的下巴和壯健的兩頰，使他看來給人一種敏銳和堅強的印象。而他的眼睛和微笑又給人一種和藹之感。當我的朋友問起我關於鐵托的外貌的時候，這兩種經常交替出現的特點使我很難回答。

火慢慢地滅了，歌聲也隨着慢慢地消失了。鐵托開始對我們講起同我們正走過的這個地區很相近的他的故鄉扎果烈：

一八九二年五月，我出生在克羅地亞地方的一個名叫庫姆羅維茨的村子里。這個村子屬於扎果烈（“山後之鄉”）區。我的名字叫約瑟夫·布羅茲。這裡位於南斯拉夫六個共和國之一的克羅地亞的西北部。我的村子在一座美麗的山谷里，山谷兩旁是復蓋着樹林的山頭。蘇特拉河彎彎曲曲地流過這裡，流過那些本地人用土制的瓦或長着青苔的木板屋頂蓋起來的青藍色的小屋。

只要你抬頭望望扎果烈地區的山坡，你就可以看到那些古老的堡壘、城堡或是教堂的高牆。這些是羅馬時代的歷史遺迹，那是充滿了戰爭和壓迫的時代。在庫姆羅維茨的一座山上，聳立着像巨人般的切薩爾格勒，這座屬於埃爾多迪伯爵家族的中世紀城堡只留下了斷瓦頹垣。直到上個世紀中葉克羅地亞正式廢除封建制度之前，他們一直是我們村子以及周圍鄉村的領主。他們是殘暴的，而他們的農奴也常常起來反抗。

一五七三年一個冬天的早晨，切薩爾格勒的農奴們戴着象征反叛的雞毛衝進了城堡，殺了總管家，燒毀了一部分城堡，繳獲了幾門炮和好几枝步槍。起義者的領袖是馬蒂亞·古貝奇，而起義者的主力軍是由伊利亞·格雷戈里奇率領的。他在切薩爾格勒渡過了蘇特拉河，鼓動斯洛文尼亞的農奴起來武裝暴動。起義發展